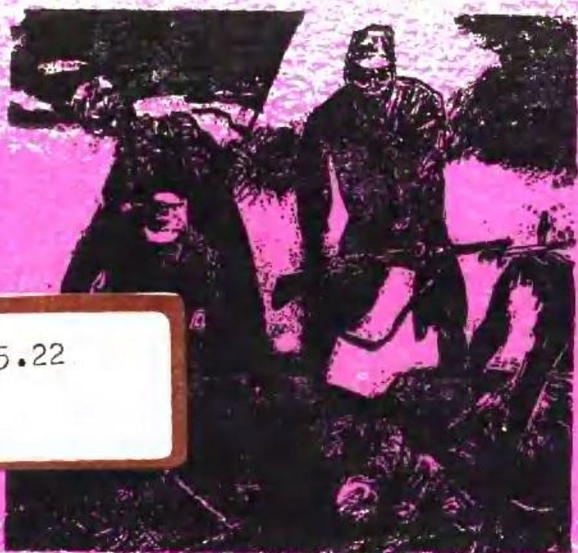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皖南事变

谭岗编写 新华出版社



2
265.22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皖南事变

谭岗编写

目 录

- 一、开拔云岭 北上抗日(2)
- 二、丕岭枪响 星潭突围(6)
- 三、怒吼东流山 血染石井坑(13)
- 四、身陷囹圄 大义凛然(20)
- 五、夜半惊雷 英魂销殒(27)
- 六、同讨共伐 前仆后继(34)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表致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皓电”，诬蔑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国民党蒋介石利用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挥舞政令、军令这两根大棒，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针对以上情况，于1940年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发表了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用大量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坚持抗战，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并拒绝撤出华中。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中共中央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坚持皖南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人，为顾全大局，挽救民族危亡，决定遵照党中央指示，北上抗日。行军途中遭到早已做好准备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根据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密令，指挥52师、108师、79师、144师、40师和第10师等所属7万多人，将我军层层包围在泾县、太平之间的茂林地区，疯狂地向我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共事件——“皖南事变”。

一、开拔云岭 北上抗日

云岭，三面环水，一面依山，峰峦起伏，松竹掩映，是个山明水秀的山村。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由江西迁到皖南泾县云岭以后，这个景色秀丽的江南山村，燃起了抗日的烽火。1940年10月，叶挺军长曾亲率部队在此粉碎了日寇的“扫荡”。云岭激战，毙伤日寇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新四军乘胜克复泾县县城，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胜利的消息震动了大江南北，也使云岭——这个极平常山村的名字，在皖南人民心中扎下了根。这块弥漫着新生空气的土壤，孕育着胜利种子的抗战热情，深深地吸引着众多的抗日志士和有识青年。

1941年1月4日，历史在这里翻开了沉重的一页。黄昏里，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云岭民众的送别下，就要离开他们为之浴血奋战三年的土地了。如同骨肉分离，人们的眼睛里蕴蓄着千言万语，可是舌头却已痉挛不能再语了。

当时，新四军皖南部队有9000多人，出发前作了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除军直机关外，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辖老一团、新一团，约3000人；第二纵队辖老三团、新三团，约2000人；第三纵队辖五团和军特务团，约2000多人；军直机关及教导总队约1000多人。

部队开始行动后，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土塘到大康王

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通过球岭，向榔桥河地区前进；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由北贡里到达凤村附近地区集中，准备5日晚上经高坦、丕岭向星潭前进；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在二纵队后面行进，军部机关驻潘村；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纵队部率五团到达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4日晚到铜山地区集中，并前出占领樵山、大麻岭，佯攻太平。这样一个态势，目的是使敌人产生错觉，以为新四军要向黄山、太平地区前进。

当晚，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领导同志随同军部机关一起行动。举目望去，只见沿着蜿蜒的山路，有数以千计的马灯的微光，忽隐忽现，组成许多条微光腾跃的黑龙，向章家渡游动。

60斤的负重，压得战士们步履趑趄。雨伞被狂风扯歪，冷雨泼到他们的脸上，一不留意，草鞋把不住粘滑的稀泥，就会跌倒在地，摔下深沟。尽管天气恶劣，部队还是不顾风雨狂烈，从云岭、中村、北贡里、土塘等集结点向青弋江的湾滩、章家渡集中。

章家渡。弯曲的街道，鳞次栉比的房屋，高低错落的篱笆、林园，全都在倾盆大雨之中。渡江部队拥挤在渡口，准备通过章家渡浮桥渡河。因连日下雨，河水猛涨，水位升高一尺多，河床宽了，原来用美孚火油桶架的浮桥就短了，临时又在桥的两头接了一段，部队通过时，因为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就中断，不能继续使用；部队只好涉水而过，许多同志脱掉棉裤，顶着枪枝弹药、背包，咬紧牙关，忍受

寒冷。当时秩序比较混乱，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第一天的行军很不顺畅，从云岭到茂林只有40华里，但军部却在5日天明后才到达茂林以南的潘村驻地。指战员全身湿透，各部队掉队人员也很多，直到5日下午3时，才全部到达位置，且都非常疲劳，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天。

6日下午，军首长召集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二纵队出丕岭，军直属队（包括教导总队）随二纵队行进，三纵队（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并决定6日黄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通过各岭，正午前到达榔桥、星潭地区（旌德以北）。

部队开进的行动延迟了一天，这给国民党军队增加了一天的准备时间，对新四军的合围计划也就更周密了。

在渡江北上以及北上路线的确定上，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对国民党当局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使部队一直滞留皖南，迟迟不肯东进北上。早在1938年元月，新四军在南昌成立时，毛泽东就为新四军规定了“东进作战，直逼上海，并向北发展，进入苏北”的战略原则。1939年2月，周恩来带着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来到云岭，同项英作了长时间的恳谈，批评了项英的错误。

1940年秋，国民党蒋介石一面大造舆论，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一面暗中密谋消灭江南新四军，蒋介石要顾祝同调集7个师的兵力对新四军进行口袋式包围，形势极为紧张。中共中央急电新四军皖南部队，要求他们在12月31日前全部转移江北。直到这时，项英仍然犹豫不决，反而电请中央指示

行动方针。中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12月26日再次电告项英，严肃地批评了他给中央的报告，指出：“全国没有哪个地方像你们这样地不执行党的方针，这样无决心，无办法，无行动方向，将来要吃大亏的。”就这样，在中央一再催促之下，项英才勉强同意渡江北上。由于项英迟迟不愿北上，在客观上给国民党蒋介石赢得了准备围剿新四军的时间。

在确定北上路线时，项英也未对国民党对我军的阴谋袭击保持足够的警惕。早在1940年中央急电新四军皖南部队北撤时，曾规定过一正确行军路线：翻过云岭山，经过南陵、繁昌，从荻港渡江，或从铜陵过江。这条路线是中央经过多次勘查、周密分析、慎重选定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即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抓紧一点，拂晓就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这就是说紧则一天，宽则两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我们游击纵队孙仲德的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的。

11月下旬，军部曾派1000人先遣队由铜陵渡江到无为，先遣队到达无为地区后，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300条船，供后续部队渡江之用，有12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7500人。但这时，项英还是忧虑再三，按兵不动，不愿北上。蒋介石这期间故意将新四军北渡的消

息泄露给日寇，日寇便加紧对长江进行封锁，把两岸的帆船全部烧毁，增加江面巡逻汽艇，并在沿江两岸构筑碉堡，给新四军北移制造了很多障碍，从而使新四军北上丧失了有利时机。在这种情况下，项英转而要求国民党具体指定转移路线，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这条路线行经国民党第三战区，蒋介石早就在这里设下圈套。在此之前，顾祝同调动了整整7个师的兵力，计7万多人，部署在太平、旌德、宁国一带，准备对东进北上的新四军进行口袋式的包围。对此，项英毫无警惕。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项英信以为真，下令已渡江的先遣部队星夜赶回云岭，一道向南转移。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进一步麻痹新四军，侦察新四军行动日期和路线，驻泾县的国民党52师还要求新四军军部篮球队到泾县去同他们作临别“友谊赛”。对于这一阴谋，项英不但丝毫没有识破，反而表示感激。项英在思想上完全解除了武装，这就导致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丕岭枪响 星潭突围

正当我军在茂林暂停，准备按计划东进北渡时，星潭方向的国民党军队也在加紧完成拦截、堵围我军的部署。借着夜色的掩护，国民党40师120团，沿着龙头山脚向将军山开

进。在另一面山坡上，人喊马嘶，传来辘辘的辗轧声，火光里，显出巨大的炮身。在榔河桥、球岭、观音桥、沥岭、濂岭的山林间，也都有国民党部队在部署。同时，国民党144师占领了云岭、中村、章家渡、溪口等地，切断了我军的归程。

6日夜里，新四军皖南部队按计划从茂林出发，准备通过茂林以南的一片大山，向三溪前进。那片大山的通道仿佛一只手掌，北面有一个入口，南面五个峻岭上有五条路。部队分三路进发，军部随二纵队走中间一条，通过丕岭经星潭赴三溪。

丕岭，山高坡陡，荆棘遍野，地势十分险要。它状似一个两头高中间凹形同骆驼峰似的山口，高的两头是绝壁悬崖，中间低的地方是过岭的通道。国民党部队就利用这样的有利地形，妄想用密集的炮火阻止新四军前进。

7日拂晓，当我军行至丕岭脚下时，前面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国民党40师的重兵狙击在这片大山的南面，控制着五个必由之路的高岭，打响了谋杀的枪声，掀开了卖国求荣、残杀抗战巨人的血腥的一页。为了实行自卫，我先头部队英勇地击退了这些拦劫者，神速地夺取了那五个生死相关的岭头。二纵队老三团三营的指战员，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沿上山小路迅速猛冲，另一路则从侧面绕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以猛虎下山之势向丕岭顽敌发起强攻。在战斗进行最为激烈时，团政委振臂高呼：“同志们冲啊！拿下丕岭、攻下星潭，为大军前进扫清道路”。指战员在震撼山谷的冲锋号

声中，如出山之虎，一鼓作气地攻下了7华里长的丕岭高地。接着，乘胜追击，沿着百户坑向南猛追逃敌。溃逃之敌，利用百户坑山沟的复杂地形，节节抵抗边打边退。我三营指战员打了两个小时，追到百户坑口，将这般溃逃之敌彻底歼灭。

在百户坑，三营与前来支援的新三团一营会合，他们兵分两路，分别由百户坑正面和东面侧翼向敌追击，直抵星潭。从丕岭到星潭有20里路，这里驻有敌40师一个团，我进攻部队在此受阻。星潭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敌人在各要口都配有强火力严密封锁，各制高点均为敌所控制，白天我无法接近。

当晚，二纵新三团即向星潭发起攻势。敌人仗着工事，用机关枪疯狂地封锁我纵队通路，我们立即组织火力反击。冲锋号吹响了，到处都回荡着喊杀声。愤怒的战士个个都像出膛炮弹，迅猛地向敌人扑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反复冲杀，于8日拂晓前，肃清了星潭外围之敌，一营打进了星潭。紧接着，敌人的反扑开始了，子弹像雨点似地向我射来。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我一营迅速地进入了敌人筑好的防御工事，打退了40师一团两个营的多次进攻，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手里。

然而，由于力量的悬殊，星潭外围的几个高地仍为敌40师部队所控制，敌人对进入星潭的一营阵地反复冲击，我一营只得固守待援，不能扩大战果，形势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我其余各纵队在7日拂晓通过了指定的各岭后均受到敌

人的阻击，部队前进一时受阻。一纵队按计划占领球岭以后，已越过坑口的小河，后继部队即遭敌40师118团的伏击，损失甚重，我军拼命杀开一条血路，前进至榜山，天明前与从小白华赶来的敌52师155团遭遇，展开激战。三纵队特务团占领高岭后，向星潭方向前进，在牛栏岭一带与敌40师119团遭遇，将其击溃，乘胜前进至龙首山一带，又与从太平赶来的敌79师遭遇，激战甚烈。

7日一天，我皖南部队已处敌人的阻截、包围之中，各纵队均与阻截之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前进受阻，双方呈胶着状态。为迅速摆脱围截之敌，冲出敌人包围，完成北撤任务，7日下午3时，军部在百户坑召开了各纵队司令军事会议。会上，在确定下一步军事行动方针上，项英同叶挺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本来，按照6日潘村军事会议的部署，我一、二、三纵队分别出球岭、丕岭、高岭，然后会攻星潭，杀向三溪敌军40师师部，最后由桥头镇、宁国方向进入苏南，从苏南渡过长江，完成北撤任务。现在，我各纵队在通过各岭之后，分别遭到敌军的阻截，一、三纵队未能如期到达星潭，故二纵队在星潭的战斗甚为艰苦。叶挺主张利用目前敌军部署未就，立脚未稳之机，迅速增调后卫五团，配合二纵三团，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打开突破口。因为当时守备星潭之敌40师，虽是国民党军队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但其人数并不多，仅仅是120团的两个营。如果再投入一些后备力量，是有把握拿下星潭的。可是，项英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

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拚恐怕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困难了。于是就在是否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决心定不下来，长时间地争论，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叶挺对这种犹豫不决的做法十分生气。他认为，作为指挥员，在战时情况瞬息万变之下，要善于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勇于决断，而决不容许任何拖延的举动。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益的争辩上，白白消耗了精力，结果只能使我们贻误战机。

此次会议，由于项英的举棋不定，从下午3时直到晚上10时，未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令。期间虽有党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急电，电文明确指出：“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部署未就，突破其包围线为有利。”然而，项英还是忧心忡忡，不敢采取断然突围措施，寄希望于中央与国民党当局的交涉或者侥幸能从敌人合围之缝隙中跑出去。对此，叶挺有些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够犹豫不决，不能够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结果，项英决定：不打星潭，从侧面绕过敌人前进，大部队后撤回到丕岭以西，向高岭进发，由高岭经太平到黄山，再伺机从铜陵渡江到无为地区。这样，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星潭会合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部队的士气也受到挫伤，指挥员们议论纷纷。

午夜时，军部下令撤退。我军新三团一营已于当晚九时占领星潭，接到军部命令后，只好撤出。而五团则由后卫变

为前锋，直扑高岭。当一营长带领部队从山口撤退下来，他死死地拉住作战参谋的左臂放声大哭：“为什么要撤退？我们已经拿下了离星潭只有四百米的将军山，我们一连，已经冲到了星潭街口，已经看到徽水河上的渡桥了……为什么要撤？我们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山头，为什么要丢掉？……”许多战士也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四昼夜，雨天辗转于崎岖的山路上，指战员非常疲劳；打了胜仗，反而后撤，又没给部队讲清楚；因此，干部、战士对军部战略意图不明，对军部有意见，情绪波动很大。

如五团原来是全军的后卫，7日下午接到军部命令：马上跑步前进，赶到军部。全团指战员忍着饥寒，冒着风雨，沿着陡滑的山道向军部快速前进。由于道路很窄，沿途部队得知五团有新的任务，都纷纷停下来，站在路边让道，面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包围，全团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终于按时赶到了军部所在地——丕岭脚下的百户坑。在这里，刚从星潭方向看地形回来的叶挺军长对五团作了指示：赶紧察看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以后，在星潭附近河岸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敌人，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道。听了叶军长的话，团首长赶紧到前面看地形，部队原地待命，进行紧急政治动员。

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弯弯曲曲地从旌德方向的濂岭流下来，在星潭附近，河道约有四、五十米宽，几天来连续下雨，河水上涨，水流很急，河道中心约有齐腰深。

国民党 40 师一个团两个营的兵力驻在河南岸，正在构筑工事，看样子，他们也刚来不久。这时，新三团还在继续攻打星潭，村子上空笼罩着一片烟雾。由于敌人凭险固守，新三团几次进攻都没有什么进展。根据这些情况，五团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从星潭以北小村庄附近强渡徽水河，因为这里河道比较狭窄，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甚完备，这边的河岸山坡上又到处长满了松树和茅草，便于隐蔽行动、组织部队突袭。只要火力组织好，五团付出一定代价，强渡过河，夺取对岸阵地，打开一条通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战士们听说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把枪口对着新四军，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战斗情绪很高，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粉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为了渡河作战，部队已经轻装，正在检查武器弹药。大家把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掏出来，只穿一条夹裤，背一床夹被，能不带的东西都尽量扔掉。天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听着星潭方向的枪声，焦急地等待着军首长的命令。

但是，百户坑军事会议，由于项英的右倾保守，致使叶挺的攻下星潭、打通徽水河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军分会采纳。长达 7 个小时的会议最后决定：部队由原路返回，向西南，出高岭。这样，部队开始原路向后转，原来的前锋变成了后卫。五团又接到军部新的指令：重新由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就这样，五团在一日之内两次由全军的后卫变为前锋，不仅贻误了可贵的战机，无益的频繁调动，也使士气受挫，给整个突围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怒吼东流山 血染石井坑

7日晚上，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在卫士们的掩护下，离开了百步坑。夜雨停了。月亮透过云隙向茫茫苍苍的山野，撒下几缕清辉。他们沿着湿漉漉的生满杂草的小路，随着机关人员向高岭方向返回，被迫停滞在隘路口上。丕岭山口发生了严重的阻塞。

在山转弯处，大约有三里长的地段上，一边是生满杂树荆棘茅草的陡崖，一边是一条坡度很大的深沟。近两千名机关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拥挤在这里，他们本来是在这里待命，准备打下星潭之后，跟进突围的。没料到前面打星潭的部队反而纷纷撤退下来，急于穿过这条隘路赶往高岭前线，像两股逆向而流的溪水，在狭窄的河道上撞在了一起，波浪激溅。

这是决定后撤时，始所未料的后果：首先是把会攻星潭的整个部署打乱了，先头部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向回流，后面的部队和非战斗人员还在向前，产生漩涡是必然的；在雨夜里，在山林间，来往调动，只靠此起彼伏的号声，时常出现误解。初战星潭，未克而退，士气受到了挫伤，心情甚为恶劣，进击丕岭强攻星潭所激发的战斗热情急剧地冷落了。

8日凌晨三点，军部回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里潭仓是山谷中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从这里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

西可出高坦达茂林，是山谷中必经的交通要道，在此宿营，实际是露营，除军首长以及作战和机要部门等住进几间茅屋外，其余人员都在山坡上的树林里露宿。

8日，因起得晚，吃过早饭已近中午了，军部按军事会议的预定计划向高岭开进，准备突破高岭，冲向太平，进入黄山脚下。大约行军两小时，与三纵队特务团相遇，才知道横亘在前面的大山不是高岭，而是濂岭。正在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进发时，又获悉敌79师一部正向高岭前进，与我五团对峙中。不得已，军部只好折回原地里潭仓宿营。

原计划各路纵队于星潭地区会合，没有能够实现。出高岭又为敌所阻。大部队为此辗转反复，时而向东南方向行动，时而向西北方向行动，在山谷中来回折腾，打乱了行军部署，部队十分疲劳。

当晚八、九点钟的时候，部队正在里潭仓一带宿营，得到一个情报，就是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部队紧缩包围圈，调144师由茂林进占高坦，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企图将我军消灭于这个山区。军首长立刻研究一下，决定集合部队，以三纵队新三团为前锋，抢先于敌，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仍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到这个时候才下这个决心，但是为时已晚了。

新三团接到军部命令以后，于当晚跑步抢先于敌占领高坦。此时，敌144师经茂林也正向高坦急速进发，高坦以北茂林方向三、四里路的小山头已被敌所占。新三团到达指定地点之后，当即做好战斗布置，立即投入战斗。于凌晨两、

三点钟，就把高坦以北茂林方向山上的敌人全部消灭，夺取了上述阵地。9日天明后，茂林方向敌增援部队来了，向我发起进攻。敌整连、整营、整团向我阵地扑来，战斗非常激烈，我团伤亡约200余人，但始终坚守阵地。敌人在我军阵前，横尸遍地，伤亡比我更重。战斗足足持续了7个小时，到下午两点钟，终因敌众我寡，消耗过大，前沿部分阵地被敌突破。

叶挺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三团作战。他召集了教导总队、军直属队的人员作战前动员，他说，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有革命传统的，是人民的武装，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国民党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特别严肃地说：“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听了叶军长的一席肺腑之言，指战员们奋臂高呼：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部队的士气一下子振作了起来。叶挺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他站在高地上，手拿文明棍，胸挂望远镜，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及时下达各种命令。有时流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也若无其事，当敌人向我发射迫击炮时，他命令把全军仅有的两门迫击炮架起来，仅有的三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三团和教导总队向敌